

猫俠

溫端長



猫 侠

温瑞安 著

(中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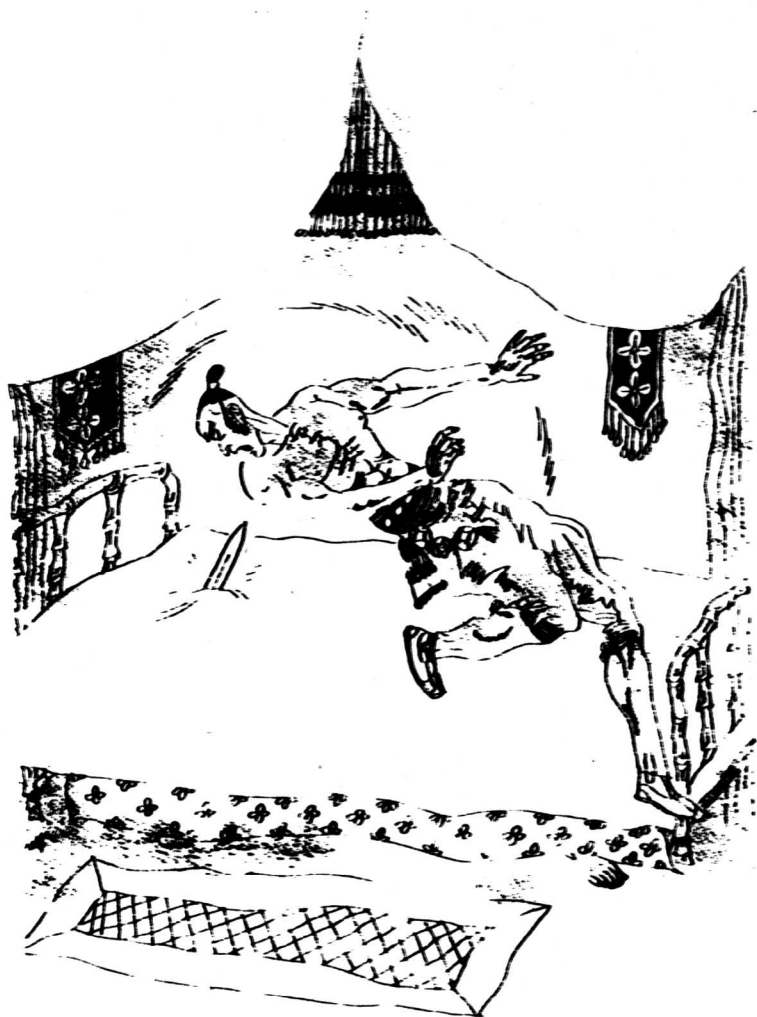
延边人民出版社



左家桥腹部骤然生出一股大力，回冲而出，
歪实儿左臂格格连声，断成数节，身子也倒飞出去。



淫魔鬼匠看的几乎呆了，咽了一口唾沫，道：“柳大姐实在小瞧老夫了，别说一个柳大姐，就是十个，老夫也让你看浪花大不大！”



一声轻响、身侧褥下露出一截剑尖。

目 录

第一章	魔影	(1)
第二章	奇 冤	(31)
第三章	扑朔迷离	(71)
第四章	千面善人	(111)
第五章	三个猫侠	(157)
第六章	出生入死	(221)
第七章	顾此失彼	(287)
第八章	嫉情入骨	(330)
第九章	连环追杀	(381)
第十章	角逐轻功	(426)
第十一章	英才荟萃	(502)
第十二章	正邪生死搏	(647)

第七章 顾此失彼

公孙府邸的水榭。

红栏碧瓦，飞檐翘角。

水榭在碧绿池塘的中央，青石板筑成的九曲桥通向柳丝新绿的岸边。

池塘中红鱼成群，水藻缕缕。

碧绿清澈的池水闪着靴纹似的波光，紫燕剪水，黄莺唳落。

很美。

美得使人觉得是在暮春三月的西湖湖心亭。

十个人散坐在做工精细的红木椅子上品茗。茶桌也是红木制作，雕凿精细。茶桌上的器皿，古雅精巧，陈放着上等茶点。

两名姿容美艳的丫环，垂首待立，随时听从差遣。

十个人是东道主公孙龙飞，以及空空方丈、无为道长、净慈老尼、唐弥勒、卢大雁、刘雪峰、卢桔、万福剑、姚小波。

丐帮帮主飞天灵猿姚小波的茶桌上搁着两份飞帖——飞帖上沾有无数指印，而且，经过无数丐帮帮徒的传递，飞帖揉得很皱，甚至有些破损。

十个人似乎都怔怔地望着这两份飞帖。

沉痛、悲愤、惊诧、困惑，象是一片看不见的黑雾，弥

浸在水谢内。

刚才，姚小波已宣读了两份飞帖的内容。一份是：急报：×月×日，青城剑派已被红狐狸赶尽杀绝，无一幸免。另一份急报是：急报：×月×日，海南剑派已被红白双煞屠杀殆尽，惨绝人寰。

青城剑派复灭之日与崆峒华山复灭之日相近。

海南剑派复灭之日却在黄山剑派复灭之日之前，因道途遥远，关山阻隔，故而噩耗珊珊来迟。

五大门派的复灭顺序依次是海南、黄山、青城、崆峒、华山。

丐帮传递信息之准确、迅速，即使连生前蓄鸽千百的万事通也自叹不如。万事通引以为豪的是专事搜集秘闻逸事，而其传递讯息的速度却远没有丐帮的讯快。

没有人怀疑丐帮的这两份飞帖的内容是否真实。如果说细节上难免有疏漏之处的话，那么，就其大端而言，则是绝对真实可信的。

两份飞帖，是两份血书。两份血书，是红白双煞的又一次挑战。

武林十三大门派并不包括洛阳公孙龙飞。

除了损折殆尽的五大门派外，今尚剩有：少林、武当、峨嵋、蜀中唐门、雁荡连环十二坞、天山、丐帮及远在大漠的昆仑。

昆仑援兵未到，消息不明。

物伤其类，兔死狐悲。

水谢沉浸在沉郁悲痛的氛围之中。

水谢外的春色美景根本无人去看一眼，连池中的红鱼，落入眼中都变成了殷红的鲜血，流淌的鲜血。

红白双煞已到洛阳。

洛阳乃天下之中，公孙府邸是三十年前武林十三门派聚会议事之处。

当时，公孙龙飞只是个垂髫顽童。东道主自然是他父亲。

红白双煞自然对公孙府邸恨尽毒极，他们必定埋伏在洛阳。然而，他们如今究竟在何处呢？甚至连向以消息灵通著称的丐帮，对他们的踪迹也一无所知。

沉着脸的天山黑风剑客刘雪峰问道：“姚帮主，邙山及乱石岗一带已布下眼线否？”

飞天灵猿姚小波道：“布下了。各条路口都布下了眼线。”

公孙龙飞也道：“我也已在洛阳、孟津等处着人四处打探，奇怪的是，竟连红白双煞的一点消息都没捞到。”

红白双煞莫非已从洛阳撤走？！

这些问题，死死纠缠着他们。

一个家丁匆匆从九曲桥走来。

空空方丈等十人齐将目光投注在家丁脸上，也许家丁会给他们带来振奋人心的消息。

家丁进入水榭，向公孙龙飞禀道：“启禀公孙大爷，门口有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要拜见大爷。男的叫石惊天，女的叫卢柑。”

千剑书生卢大雁霍地站起来，喜道：“快快把他们带进来。”

卢柑也不禁喜动颜色，水榭内的其他人，一阵兴奋的低语。

就象微风吹过树梢，水榭内的气氛变得活跃轻松起来。

哪儿有卢柑，哪儿就有她的笑语。

不仅水谢里尽是她一人的笑语，而且，池塘水面上，风儿将她的笑语扯碎，撒得很远很远。

她穿着件红宝罗衫，佩着剑，双鬟如螺，眉目若画，紧挨着卢柑坐着，兴致勃勃叙述着被假猫侠劫走后的经过。

自然，那是她与石生一起编造的一则故事：在老黄山，她被假猫侠劫走后，假猫侠欲待用强，却被一位名叫石天惊的年轻人撞着，救下了她。她与石天惊四处寻找卢柑。却没有找着。后来，到洛阳，向丐帮帮徒一打听，才知道父亲及妹妹均在公孙府，于是，他们就找来了。

故事就那么简单平实，简单平实的故事最容易使人轻信。

石天惊便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

众人齐各目注着石天惊。

能从武功卓绝的假猫侠手中救出卢柑的人，其武功修为可以想见。

石天惊坐着，他面颊黑红，秀挺坚毅。剑眉斜飞入鬓，双眸炯炯有神。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佩刀。

人有些消瘦，然而，给人的感觉并不是瘦弱，而是敏捷劲健。

卢大雁始终盯着他察看。

众人的目光里充满友善赞许，唯独卢大雁的目光里闪动着狐疑与猜忌。

他问：“你叫石天惊？”

石天惊道：“是。因为晚生喜诗，江湖上人称：飘零诗人。”

众人俱各面面相觑，从未有人听说过飘零诗人石天惊的名头。

后生小子，成名不易，也是有的。

卢大雁问道：“石少侠是何方人氏？”

石天惊道：“山东济南人氏。”

卢大雁问：“令尊大人安好否？”

石天惊道：“晚辈幼失怙恃，双亲见背，自幼由叔叔抚养。”

卢大雁道：“石少侠的武功想必极高，不知渊源所自？”

石天惊道：“辗转多师是我师，博取众家之长，无门无派。若是贩夫走卒有一招二式之长，也必登门求教。所谓‘辗转多师’日积月累，融会贯通，自创了一种刀法，美其名曰：飘零诗人飘零刀。见笑见笑。”

这倒也是一种学武的方式。公孙龙飞便深有同感。

但这种刀法必然菁华与芜杂并存，最为武林名门所诟病。

卢大雁面色一沉，一脸不屑，内心有些不悦。

他从卢柑的目光中已看出了蹊跷，卢柑的目光中燃烧着从未有过的欢乐与热情。

卢柑与石天惊虽然自始自终未曾交谈过一句话，未曾抛过一个媚眼。然而，他已感觉到了，他俩之间已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关系。

卢大雁最重面子。

若是石天惊也是名门之后，那么，这自然是件极光彩的事。但石天惊却是个孤儿，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落魄儒生。

这样酸溜溜的户头，他见得多了。

武功既无根底，方才想必也是碌碌之辈。

千剑书生不仅一剑光耀四十州，同时，雅好诗文，博通经史，却从未敢以诗人自况。

而石天惊却大言不惭地称自己为飘零诗人。

如今的年轻人，真是既狂且酸，无可救药到了极点。千剑书生卢大雁沉着脸，食指中指轻叩着红木茶桌，不知如何打发这个石天惊。

石天惊早已会意，微微一笑，起身道：“前辈，晚生已将卢大小姐送到地头，心事已了。这就告辞。”

卢柑急道：“你，你你……”

她这一失态，众人自然明白了他俩的关系。

看看卢柑，又看看卢大雁。

卢桔道：“爹，石少侠义肝侠胆，救了姐姐，你怎么连谢都不谢一声。”

卢大雁叱道：“多嘴。你们姐妹俩都疯了。一个爱上了有问题的蒋玉郎，加一个爱上了有问题的假猫侠。”

石天惊卢柑俱各一惊。

卢柑生性怕父亲，这时却斗胆高声道：“他不是假猫侠。”

卢大雁道：“他若不是假猫侠，怎可能救下你？！听说，假猫侠在翡翠谷中从净慈老尼等四人面前逃脱。就这份轻功来看，武功已高不可测。他能是假猫侠的对手？！一个武学芜杂的人，武功可想而知。”

卢大雁的话确有几分道理，众人缄默。

缄默往往就是赞同。

石天惊笑道：“门户之见，古已有之，于今尤甚。想不到前辈也未能免俗，可笑可笑。”

卢大雁怒道：“你若是能接下我十招，我便信服了。但你必须以杂学接下我十招。”

石天惊笑道：“我何必要前辈信服呢。前辈即便信服了也不会将女儿嫁给我，这不是空对空吗？”

众人见石天惊如此猖狂直率，不禁轰然大笑。

卢大雁一时下不了台，脸胀得通红，火气直冲脑门，一字一顿道：“看来你做好事是另有图谋的。”

石天惊道：“噢，这话说得有趣了。谁见了卢柑大小姐不愿多看几眼，不想娶她做老婆？！除非那人是阴阳人。说句不中听的话，晚生倒确实想入非非，情有独钟，不知怎会被前辈的法眼一眼看穿了。既然前辈已说出口了，晚生就实打实招了。”

众人又暴发出一阵畅笑。

什么红白双煞，什么五大武林门派的复灭，俱各被笑声冲洗的活脱精光。

水谢内一片欢腾。

卢柑骂道：“死鬼死鬼，又说死话了，看我不拧破你的油嘴。”

说毕，觉得这话说得太热乎了些，忙掩住嘴，吃吃娇笑。

卢大雁倒也无法可施，自己的女儿被小伙子热恋，这并不是件塌台的事。

他面上一松，却又故作正经，嘿嘿冷笑数声，道：“既然你行侠是另有图谋的，那就不是英雄。”

石天惊笑道：“对极对极。晚生只是飘零诗人，从不自誉为英雄。飘零诗人，总难免有些飘飘零零的胡思乱想，诗人，总难免爱美女，诗三百首的第一首就吟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看来前辈怪不得晚生了。”

卢大雁道：“承认了便好。我可以正式告诉你，若是你以杂学接得下老夫十招，老夫就将卢柑许配给你。”

石天惊一拍后脑，喜道：“此话当真？”卢大雁道：“老夫从无一言。”

石天惊道：“飘零诗人可是家无恒产，四海为家，你不后悔？”

卢大雁霍然起立，叮，一柄霸王似的长剑已出鞘，人影一花，已渊停岳峙立在厅中。

石天惊故作惊讶，道：“咦，动作那么快，看来，今天我飘零诗人已活到头了。”

卢大雁一脸矜持，道：“现在还来得及，若是你退出水谢，老夫就不送了。”

石天惊瑟瑟缩缩地起立，喃喃道：“美人虽好，小命却更好。卢大小姐，我，我走了……”

他面上可怜巴巴地望了卢柑一眼，卢柑急得又是跺脚又是流泪，却因怕父亲责怪而不敢发作。急了，偷偷在卢桔臂上拧了一把。

卢桔道：“石少侠，爹爹只是考较考较你的武功，你不必害怕，何不一试。”

石天惊道：“若是要我的命，我就不试了，若是考较考较，我自然是要试的。大不了被打倒在地而已，反正飘零诗人也不是一次两次被人打倒在地，如今多一次，又有什么要紧。”

姚小波道：“石少侠不妨一试，若是侥幸赢了，堂堂千剑书生卢大侠岂会赖你。”

他这句话，实是挤兑卢大雁。石天惊感激地望一眼姚小波，道：“既然连丐帮帮主也给晚生打气，晚生若是再不上场，就成了偷生怕死之辈了。”

他又可怜巴巴地看看卢柑，道：“卢姑娘，若是晚生血溅当堂，千万烦姑娘将我的遗体葬在北邙山，讨过吉利，来生来世我再来找姑娘。”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卢柑恼道：“你怕啥呀，上场呀。”

石天惊道：“上就上，大不了个死字，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脚下一寸一寸往厅中移动。

众人见了哄堂大笑。

卢大雁也不禁灿然一笑。

石天惊必竟是渐渐走近了卢大雁，那柄刀拨了两次才出鞘，怵怵不安地迎了上去。

卢大雁不禁对这小伙子生了几分怜悯之心，道：“石天惊，看仔细了，这一剑是‘东风淡荡’。”

他长剑一撩，风声飒起，疾削对方腰胯。

石天惊闪开三尺，刀影一荡，反劈卢大雁右腕。道：“卢大侠，这是马门十三刀中的‘轻揽雀尾’。”

马门十三刀源于嵩山少林寺，这招轻揽雀尾不仅中规中矩，而出刀的部位、时机、速度、力量，均已妙入巅毫。

卢大雁暗暗赞好，知道石天惊刚才的言谈举止，实是佯装孱头，装疯卖傻。便打起精神，将剑势一收一变，身形一伏，掠向对方左侧，骤然刺出七剑，他真力贯注剑尖，剑声骤响，剑气弥漫一厅，那七剑几乎同时出手，刺向对方左侧的七个部穴。淡然道：“石天惊，看仔细了，这是‘七星曜日’。”

石天惊身形一侧，飞纵而起，凌空劈出七刀，七道白练分袭对方头脸颈肩胸背腰七个部位，是何等迅快淋漓，出神入化。

他道：“卢大侠，这是流行于山东的万胜刀法，这一招叫‘劈扫连环’。”

若对方是个二流角色，早已周身布满了七道血口。

卢大雁吃了一惊，骤然冲破刀网，飞身而起，身在空中一折，剑尖一领，嗤，剑尖直逼对方颈项。

这一剑凭空施为，他已做声不得。

这一招名曰：“长虹贯日”，是何等的迅快准确，圆熟轻灵。

石天惊怔立当堂，众人见了齐各啊了一声。

剑尖已及石天惊颈咽喉三寸，石天惊飘然掠开，待卢大雁落地，他已在对方身后，倏然劈出三刀，刀声轰轰，有风雷之势。道：“卢大侠，这是关东四季刀中的‘盖马三刀’。”

卢大雁见背门风紧，脚步一错，在空中划个半弧，避开了来招。

他这才知道了石天惊是个辣手角色，这才知道了。各门各派自有其看家绝招，决不可等闲视之。

武学之道，流派纷呈，岂有穷尽。若是杂学学得到家了，也能自成一家之言。

他施展平生绝学，将七十二式连环追风剑中最得意的绝招一气施出。

厅中两条人影在刀光剑影中飞掠。

俄顷，十招已过。

姚小波轻击三掌，道：“十招已毕，停。”

两条人影一分，已俱各坐到原先的座位上，刀剑均已入鞘。

两人都捧着茶杯喝茶，一些儿不脸红气喘。

卢柑欢声道：“太好了。”

卢大雁道：“放肆。爹十招内未占上风，你高兴死了，是不是。爹若是死了，我看你会高兴得去放鞭炮。”

卢柑这才道：“我，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爹爹的十招太

漂亮了。”

众人欢声畅笑。

唯独卢桔脸上微笑，心中苦不堪言。姐姐有了如意郎君，自己却连蒋玉郎的音讯都不知道。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若是玉郎已在陪着新人吹箫调情，她今生还会有阳光么？！

姚小波等人齐地起立，向千剑书生卢大雁抱拳恭贺道：“恭贺卢大侠今日喜得乘龙快婿。”

卢大雁一脸得意色，起立还礼道：“何喜之有，只不个得了个酸溜溜的飘零诗人而已。如此酸诗人，世上比比皆是，何足道哉。”

石天惊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三

白马寺背依北部山，不仅是洛阳的名寺，亦被尊为“中国第一古刹”，是中国佛教的祖庭。

门前分立的两匹石雕白马，便是为了纪念自天竺负经而来的白马而雕凿的。

绿树红墙，梵殿宝塔，显得分外庄严肃穆。

白马寺前店铺林立，人来人往，闹猛之极。

午后，丽日高照，和风佛面，卢柑、卢桔、石天惊、万福剑四人去白马寺进香。

卢柑这几天心情极好，去白马寺烧香是她建议的，其余三人即刻附和。

卢桔心情抑郁，茶饭无心，自然想去散散心。而且，她